

春天已经来到北美，迎春花都开了，想拍张照片给苏秀看看，转而她已经走了。4个月来，常习惯地冒出想跟她联络的念头，因为总觉得她还在。

去年12月30日，我们最后一次互通微信。老苏说，“热度退了，大概可以死里逃生了。”但接下来就没她的消息了。

1月2日我忐忑地打电话问收馊，她告诉我老苏已经转入

病房，而且一直昏迷不醒。7日收馊告诉我：“妈妈走了。”

老苏多次跟我说，她早作好了离开人世的准备。但即便如此，听到苏秀去世的消息，我的心中仍然涌起一阵阵的悲痛。

老苏的突然离去结束了我们20多年一直没有中断过的电话联系。我通常在美东时间晚上10点打过去，和老苏天南海北地侃一个钟头，一直到护理人员来喊“苏老师吃饭了”，她就会说，“好了，别忘了再打来。”

我们聊得最多的是配音。她是译制片的百科全书，而我从小就崇拜上译厂的第一代老艺术家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部叫《阴暗的早晨》的苏联电影，我猜里面有高博和姚念贻，就去问她。她告诉我，那时姚念贻已经不在行了。但高博倒是让我猜对了。

## 沉住气慢慢来，就可以返老还童了

施融

生的。”她还说，“我也好想有一小块地，亲手种点什么。”

有时我跟她抬杠，有一次我们聊到她的孙女祖辛，我说，她看上去就是很开朗的女孩。她说她“岂止是开朗，她是另类”。我明知她是夸孙女，但批评她用词不当，于是我们就展开了一场辩论。

我们还比赛玩电子游戏，无论是“牛冲围栏”、“叠冰淇淋”还是“放老虎进筐”，我还真玩不过她。“牛冲围栏”她可以冲过150头，她发微信说只要“沉住气慢慢来，就可以返老还童了。”因为这个游戏说，冲过150头就是20岁。

我们还有些故事没来得及说完。她等着我给她讲最近我看的一部描写茜茜皇后的电视连续剧，她说要给我讲克罗地亚女总统看世界

杯的故事。

老苏离去了，去到一个她也一直惦记着的世界，那里有她的老伴儿和大儿子，还有她配音圈子的同伴们。

我仿佛看到了老苏和老侯、牧心的重逢，也看到了她和配音同伴的欢聚。老厂长看见她，笑眯眯地说，“苏秀，你可真行，把大家都熬走了，结果你最后一个来报到。”老邱在一旁说，“得亏她晚来几年，帮我们大家再续了与观众的前缘。”老尚则催着老苏，“好了好了，全齐了，我们‘交响乐队’的指挥也到了，赶紧工作吧。”

老苏的一生可谓活出精彩，她做完了一切后潇洒离去；我觉得我能做译制工作时有了她这样的导师引路，以及在之后的人生中能有她这样的忘年交，绝对是我一生的福气。

苏秀老师既聪明有才华，又平易近人，既豁达淡定又善解人意，她是我认识的长辈中少有的能同时兼具这些优点于一身的人。

她留给我们很多遗产，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她积极乐观、勤奋认真的生活态度。

感谢有这样一个个机会，让我有机会说说我的感想。我想老苏、老侯、牧心，还有上译厂的老艺术家们都在上面看着我们呢。

巴老的胞弟李济生没能扛过2022年末的那波疫情，在跨入106岁的前一天仙逝了，令人痛惜。

济生师与巴老分居两区，相距不近。他隔三岔五会到寓所或上医院看望四哥。一次，他与一位身材高大，戴眼镜的友人来到病房。一开口，我被字正腔圆，富有磁性的语调吸引，觉得很熟悉。过后，济生师对我说，他是播音员陈醇。我怀疑自己是否听错，站在面前的就是当年让我如痴如醉的那位播音员？如今我只要想起陈醇口播的《烈火金刚》，尤其像“肖飞买药”那样的经典片段仍会啧啧称奇。济生师见我我是陈醇“粉丝”，便说起他俩相识相知的经过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，济生师与陈醇被下放到吉林农村，与上海知青同样接受“再教育”。三年多的农村生活，成了莫逆之交。后来，在电视连续剧《家·春·秋》的拍摄中，济生师任文学顾问，陈醇配音，配合得很默契。陈醇还为巴老录制了

《怀念萧珊》磁带。巴老把这盒音带放在随身的包内。我见他在杭州，还是住医院。空闲时，会拿出录音机听着声情并茂的《怀念萧珊》。我也跟着听了好多遍。

在北京，我随济生师、老舍之子舒乙、徐铃等到北京医院看望曹禹。那天，舒乙告诉曹禹：“巴老托李济生把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法国编的《平等》整套刊物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

馆。”曹禹听后说：“这真是宝贝啊！你们要好好保存。”接着对李济生说：“巴兄真厉害，他把几十年前珍贵资料保存得那么完好，厉害，真厉害！”这时，大伙笑了起来，他马上摇头说：“我说的厉害是玩笑话，是本事大的意思。”他的自我解嘲，把我们逗得更欢了。告辞时，曹禹坐上轮椅送我们到电梯口。如此礼遇，我感到借了济生师和舒乙的光。

济生师供职的文艺出版社，有位美编叫陆震伟，

与我名字相似，又都爱好摄影，因而，常闹出些张冠李戴的趣事。有作家赠我的书上误写成“陆震伟”的；有我封面设计得好的；甚至稿酬汇款会错寄的。我与陆震伟神交了近十年。无缘相见。1995年12月12日，我推开病房门，济生师惊奇地说：“喔，又来了个陆正伟。”原来，他是《巴金七十年文选》的责任编辑和陆震伟来给巴老拍封面照。进门后，我与既陌生又熟悉的陆震伟见上了面。不一会，巴老坐差轮椅和王西彦从

里间出来，济生师介绍道：“这是出版社的陆震伟。”巴老听了抬手指指我说：“他也叫陆正伟”。在济生师的热情撮合之下，我不仅与陆震伟牵了手还与巴老同框合了影。

1997年，文艺出版社将巴老等文坛老人“七十年文选”的拍卖款，在安徽石关乡准备建一所希望小学。邀请巴老题校名。济生师闻悉后。当天坐车到杭州，把事情与四哥一

说。巴老欣然提笔书写了“上海文艺石关希望小学”。翌年10月，济生师再次来到杭州汪庄，向巴老介绍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大别山参加“上海文艺石关希望小学”落成开学典礼情况。学校还委托济生师带给巴金爷爷两封感谢信。说着，济生师取出信在四哥面前朗读起来……

2003年4月，吉林卫视台来沪拍摄一部巴老的纪录片。济生师和李辉陪摄制组来到淮海坊巴金旧居门口。我见他抬头看着楼上三哥尧林和四哥曾住过的房间窗户。回忆道：他与文学结缘与两位哥哥的帮助是分不开的。读中学时，三哥从天津不时地寄文学刊物供我阅读。他还说，四哥两度赴朝鲜战场体验生活，这里是出发地。听罢，我为他在门前照了张相。

去年初秋，我与陪护济生师的国焯通话，问及她父亲病情，国焯见父亲精神尚可，便把手机贴在他耳旁让我直接说。我怕他累着，匆匆说了几句祝福语。没想到，竟成了我对济生师的最后祝愿……

不多会儿，徐庶贤医生笑着要我躺在治疗床上，于是开始推、捏、压、揉、拍、敲、打等一系列动作。徐医生一边做着，一边轻声询问我的病情，很快我看到徐医生的额上已经沁出了汗珠。不大会儿，我觉得腰部有了一阵松快。

徐医生关照我关键是要多动，上了年纪，不动很不好，关节就容易粘连，那就要出毛病。不能久坐不动，生命在于运动呀！

文不会是伪作，因为没有作伪之理由。“民国二十五年镌立”这一行不是陈三立的文字，钱仲联失言了。我希望你把碑文抄给我，袁昶是松江人，他的儿子袁道冲我见过，大约故世已二十多年了，也许孙子在松江。”信写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，两个月后，我即乘船踏上了旅日之途，束装就道前，我曾去梦荅斋辞行，顺便问起神道碑事，钱先生却说，是沈燮元的意见，他是搞版本古籍的，这种东西他应该有经验。最终《广清碑传集》错失了记载陈三立的这篇佚文。

2010年左右，我去上海看望黄裳先生，聊起三井纪念馆里藏有黄丕烈旧物。黄裳先生说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在整理《士礼居题跋》，应该把这个信息告诉他。我以多年不联系为由敬谢不敏。后来沈先生托人问我要三井纪念馆的联系方式，看来是黄裳先生把信息告诉了他。

孙大姐跟我说，她想编一本书，都是她自己写的散文，她八十岁了，也算是人生的一个记录。

书与人 责编：郭影

## 买衣记

戴蓉

和友人相约逛南昌路。那是寒流杀到的一天，在一家服装店门口盯着橱窗看了几眼，店员立刻上前招呼，随后顺着我的眼光望向自家橱窗：“哟，今天她们这样穿好像单薄了，找两件厚点的来换上。”不过是两个衣服架子，却被说得仿佛知冷知暖一般。

隔壁一家小店，一走进去就见到有人在缝纫机后埋头干活，虽然是“胜家”而不是老式的“蝴蝶”牌，但也让我生出一点亲切之感。店员从衣架上取下来的花哨毛衣和小香风外套我一概摇头拒绝，唯独停在了一件中长风衣前面。浅卡其色，顺肩袖，没有肩章、腰带，甚至连前覆都欠奉，只有风暴覆还保留着。

我扯出它来问价。缝纫机后的人扭过头来：“看中这件？依眼光好！”她起身走近，我才看清她穿了一件桃红的连衣裙，脚上是高跟皮凉鞋。这是一位颇有年纪的妇人，短头发烫着细密的小卷，染成红棕色，肤色是那过了很长时间好日子才有的匀净的白皙。

“这是我们老板娘，她自己做服装设计。”店员忙不迭介绍。寻常的老妇人打扮成这样有点扎眼，但如果是服装设计师倒也不为过。我又挑出一件短夹克，材质是做牛仔褲的那种斜纹粗布，颜色白中泛绿。“这件我还没做好。我把它藏在角落，你倒翻出来了。”老板娘笑道。“哪里没做好？”“领子还没上上去。”“因为粗布，我以为那就是大圆领的设计。”“小方领。我还要钉几只古铜色的纽

扣，下摆装两只搭襻，这样可以调节宽窄。”我将它套在身上想象了一番：“好，我要了。多少钱？”“六百！”店员抢先答道。我还没来得及还价，老板娘却反驳：“三百，瞎讲有啥讲头。”我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复杂的矛盾和戏剧性，呆了一下留下地址扫码付款。

一家淑女风格的店。友人在试衣间试裙子，我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刷手机。穿衣镜前的女子突然开口：“你看我穿这件格纹的外套好还是花的好？”事实上两件都老气。“我明天要去参加婚礼，今天特地请了半天假来买衣服。婚礼嘛，还是花的比较好吧？”她犹豫。等友人结了账走出店门，那位没主张的女子还在纠结。买衣服也是日常修行，要修炼到快、狠、准，谈何容易。设计不走寻常路的服装店，每件衣服都有别出心裁之处。卫裤做成灯笼裤的式样，外套上的拉链是横着拉的，就连一件最简单的衬衫，胸前也平白无故多出一片布。友人很喜欢，我则是默默欣赏，最后终于没忍住买了条毛项链，细细的镀金链子上悬着一只鸽子，一看就知道创意来自毕加索。在旁边的水果店等一杯鲜榨果汁时，偶然发现这家店橱窗右下角的玻璃上，印着那句著名的“对于不会说话的人，衣服是一种语言，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”。

果然是上海。



## 水岸清风 (数字沉浸影像) 新军

不知怎么搞的，右后腰觉得不适，有些酸痛，不严重，但却有些影响到了走路。不料，一次还是被好心的邻居发现了，就走过来对我说，你的右腿好像有些问题？我回答似乎是右腰有些问题。他马上对我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吧，我们小区对面的街道医院有康复科，可以治疗腰伤腿伤什么的，你可以去看看呢。

于是，我来到离家仅有二三百米的街道医院。我知道，二楼早已是全科，即一般患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治疗。往前走没几步，一个很有规模的大房间，四周是银光闪闪的各种器械，原来这里是物理因子治疗室，再仔细看，有中医定向、短波治疗、微波治疗、强牵治疗、低频治疗……我又是好奇又是惊讶，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名堂！且慢，这里还有中药熏药、激光治疗、督灸红外……我真有些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眼花缭乱、头晕目眩。

沈燮元先生上个月过世，网上一片哀悼声。我与沈先生曾有过的，且事涉三位文化前辈，今追忆叙述，也算是对沈先生的悼念。

东渡前我曾在苏州古旧书店工作，某天，我一到书店，同事史依仁先生即对我说：“老沈来找你，现在正在三楼和臧炳耀喝茶。”臧当时是古旧书店的主任。于是，史先生对着楼上喊了一嗓子，接着从三楼的楼梯施施然下来一位精瘦老者，他自我介绍叫沈燮元，那是我和他的初次见面。细问他来寻找我的缘由，沈先生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钱仲联先生为拙藏《余觉书》润例》所写的跋文。原来他去钱府看望钱先生，顺带做了青鸟使。钱跋是记南通张謇为余觉所书润例事。《余觉润例》订于1921年，其时余觉夫人沈寿鹤留南通，已是病人膏肓，但她在润例末，还是以妻子的身份，写下了附注。数月后，沈寿病殁，张謇将沈寿葬在了南通，墓前的石阙门额上，刻张謇书“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”十三字，从此沈寿只能在南通遥望故乡了。沈先生一边和我一起观看钱先生的跋文，一边就余觉润例讲述他的看法，他认为张謇贱待余觉润

再往前，我找到中医伤科。一位颇有年纪的医生带着笑容问我有什么不舒服。我说了腰部不适等，他随即开出单子，让我去二楼拍片检查。原来二楼有影像检查室，我很快拍了片子，医生说，结果已经传到王医生处，你现在就可以去看。到了那儿，王医生指着她面前

## 家门口的医院

马以鑫

的电脑与读片器，说你的腰有些错位，可以吃药、贴药膏，还可以在我们这里做推拿。

我来到推拿室，只见里面有五六张治疗病床间隔排列，两位医生在给病人上上下下推拿，边上有几个病人在等着。有几个治疗床被大幅塑料布遮挡得严严实实，原来里面有人正在针灸。我对周围有了兴

趣，心想反正要等，就信步往外走去。一份专病门诊的告示吸引了我，上面是消渴、痹证、虚劳、中风、肾病、甲状腺等等，边上附着中内、中内针中西医结合、中外等等一些小字。我不由地一阵感叹：真是很细很周到呀！多少年了，几乎是邻居，我都没有进来好好看看，可真不能小瞧了我们的街道医院——我到了大门以后明白了，现在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！

例，并非余觉本意，而是张謇轻视余觉，故意寒碜沈寿之夫而已。沈先生看着我，钱先生的跋文太敦厚，你如果找我写，我就要把余、沈、张三人之间的关系讲清楚。

忆沈燮元先生 魏昆 生，他让学生特意来告知，要我抄一份给他，孰料数日后，钱先生写信给我说，这份神道碑铭不必寄他了，理由是铭文的最后有“中华民国二十有五年冬镌立”一行，陈三立至死仇视民国，断不会在铭文里写入“中华民国”字样，所以此神道碑铭存疑。而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先生知道我买到此物后，却写了数封信来索要铭文，我将钱先生的疑虑转告施先生，他写信来反驳钱先生说：“袁昶碑

## 十日谈